錢幣芻言

錢幣芻言自序

昔揚子著太元桓譚謂五百年後復有子雲必好之然理數之書既有周易則此書不必作吾所爲子雲惜者不患後世無人知患其書之無益于人而不足知也孰若司馬朗公田議拓跋氏用之齊文襄五銖錢議隋文帝用之屈于當時伸于後世惟其言之有益于天下乎今家所著芻言考究三十餘年用心幾與子雲等其所言者三事曰行鈔法曰禁銅器曰鑄大錢皆本前人成說而行鈔禁銅又

本朝故事也其意在先富後教其理不外于節以制繁易以制難其文淺近易曉非有艱深不可測之義嘗以質之於世通政顧南雅先生以爲天下之至言今日之急務侍郎

陳碩士先生謂可見之行事尙書何仙槎先生深許其說馬愼菴觀察以爲策奇而確包愼伯明府謂爲富國富民無上妙訣吳仲倫明經嘆爲目前第一經濟可知茫茫大壤間吾說而許爲同志者正不乏人豈第如子雲得一桓譚已哉而蒙於空山老屋之中尙友千載如賈生之論禁銅劉巴之論大錢辛稼軒之論會子眞有先得我心者夫以古人之說而我發明之古人可作必以我爲知己豈後世獨無如我者而蒙亦可以自證自慰矣雖然愚賤之言亦第如候蟲時鳥自鳴自止于天地之間假使在位之臣有能入奏

九重采而行之則上以裕

天府萬年之蓄下以盈小民百室之儲風俗可使化禮讓可使興不動聲色而四海無一夫之不獲矣蓋自三代下井田既壞。必行此策。然後有以操天下之利權。但使立法之初折衷至當則令順民心沛然若決江河又安有拆豢窒礙難行之勢哉此蒙所深望于知我者也

錢幣芻言目錄

東洞庭王瑬原名仲鎏亮生著

嘉慶中德清蔡學士之定以奏請行鈔罷官家大人聞而嘆曰惜哉其未識
本朝故事也順治八年嘗行鈔歲造十二萬有奇至十八年
因
國用充裕停止明載於
皇朝三通學士不知考而泛引前明之鈔其議疎矣昔人云讀

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

本朝掌故猶之律令也因言鈔之可行但當防其弊耳瑬于是有意蒐羅及戊子入京成鈔幣芻言一卷質之通政顧南雅先生先生深許可慫恿付梓遂與萬荔門主事張淵甫孝廉李禾叔中書棐去病學博商搉討論刻之京都歸呈於家大人家大人猶嫌體例未精必致人駁詰遂毀其板數年來瑬復撫採前人名論增刪重定因其中兼及錢法而鈔貨所以輔錢故名錢幣芻言呈諸家大人家大人曰如此眞可以就正于有道矣乃復刊之凡書中要語以圈旁標出用南雷文例也時家大人年踰七十瑬方橐筆走四方弗克盡晨昏子職惟是孜孜矻矻借窮愁所著之

書以當老萊之衣毛生之檄冀慰庭闈于萬一此區區微願也天下之不得志而違親遠遊者何限覩我之書知我罪我必有相感于意言之表者矣

錢幣芻言

錢鈔議一

三代以上君民相通但有足民之事更無足君之事必民足而後君足猶子孫富而父母未有貧焉此有子所言而天下可共知也三代以下君民相隔既有足君之事又有足民之事且必君足而後民足猶父母富而子孫亦免於貧焉此昔人所未及言而天下或未知也夫欲足民莫如重農務穡欲足君莫如操錢幣之權苟不能操錢幣之權則欲減賦而絀於用欲開墾而無其資何以勸民之重農務穡哉故足君尤先然而往往不能操其權者何也蓋自毀錢為器起於工匠而利權一失矣外洋錢幣行於中國

而利權再失矣銀價低昂操於商賈而利權三失矣鉛錢私鑄竊於奸民而利權四失矣錢票會券出於富戶而利權五失矣今欲操錢幣之權必也行鈔以收銀使銀賤而不爲幣行鈔以收銅使銅多而廣鑄錢則國用常足而民財同阜矣請綜紗幣之源流而論之鄭司農云周人以布廣二寸長二尺畫官司印書其上以爲民間貿易之幣此行鈔所由昉也至宋張詠始行交子宋孝宗以金帛易楮幣藏於內庫一時楮幣重於黃金洎及金元皆用紙鈔明初盛時亦用寶鈔其後廢用銀之利鈔遂有出無入故宏治以後鈔竟不行迨崇禎十六年生員蔣臣奏行銅鈔帝意欲用紙鈔因流賊渡河而止夫自宋迄明凡行鈔五百

餘年
本朝順治八年始兼行鈔幣歲造十二萬有奇十八年因國
用充餘停止苟其有害無利何以前代行之如是其久我
朝聊一試之而絕不聞有弊哉按明戸部侍郎倪元璐嘗欲
行鈔其時省臣條陳有十便一曰造之本省二曰行之途
廣三曰齎之也輕四曰藏之也簡五曰無成色之好醜六
曰無稱兌之輕重七曰革銀匠之奸偷八曰杜盜賊之窺
伺九曰錢不用而用鈔其銅盡鑄軍器十曰鈔行而銀不
行其銀盡實內帑按此十者惟末二條立法尚未盡善蓋
鈔可用而錢不可廢也銀雖可廢宜仍散之民間為器皿
而不宜盡貯內帑也其餘皆至論名言無可議者而蒙細

推行鈔之利則又不止於此凡以他物爲幣皆有盡惟鈔無盡造百萬卽百萬造千萬卽千萬則操不涸之財源其大利一也萬物之利權收之於上布之於下則尊國家之體統其大利二也百姓便於行鈔洋錢不禁自廢則免外洋之耗蝕其大利三也海船載鴉片烟土每歲私易中國銀累千萬以去若用鈔則彼將無所利而自止則除鴉片之貽禍其大利四也民間多用錢票會票每遇錢莊歇閉全歸無用今若行鈔則絕錢莊之虧空其大利五也百姓苦於用銀之重滯故樂於用票易之以鈔則順民心之所欲其大利六也鈔法旣行然後禁打造銅器而以重價收銅銅旣多乃鑄錢爲三等當百當十當一則極錢法之精

工其大利七也國賦一皆收鈔則無火耗之加派其大利八也鈔文書明定數雖欲上下其手而不能則絕胥吏之侵漁其大利九也鈔直有一定商賈不得低昂之則去民心之詐僞其大利十也姦民倡邪教蓄逆謀類皆以財利要結人心國家財用不絀緩急有備則戢姦回之逆志其大利十一也邊疆起釁每因搶奪銀幣而然今易以鈔彼此無所覬覦則弭邊界之生釁其大利十二也天下有銀若干悉來易鈔則供器皿之鼓鑄其大利十三也用銀有白紋元絲洋錢之不同鈔則歸于畫一則同天下之風俗其大利十四也富家間以土窖藏銀歷久不用一聞變法悉出易鈔則去壅滯之惡習其大利十五也鈔式宜變從

前分爲幾等大小鈔皆書印格言俾民識字則寓教民之微意其大利十六也貨物壅滯之處以鈔收之物價必平則致百物之流通其大利十七也造鈔有局辦鈔有人且因財足而興水利務開墾則廣謀生之塗徑其大利十八也每遇賑恤興築不假富戶捐輸則杜官吏之勒捐其大利十九也國計大裕捐例永停則清仕途之擁擠其大利二十也凡漕務河務鹽務皆有積弊之當釐而不敢議者恐經費不足耳行鈔可無慮此則除萬事之積弊其大利二十一也一切取民者從薄予民者從厚則行千載之仁政其大利二十二也其餘利益之小者更不勝言然前代不善行鈔其弊亦間有之一則單紙易壞而不知宜製造

精工加以裝潢糊褙也一則自一貫至十文分爲十一等瑣屑太甚而不知一貫以下宜鑄大小錢以使用也一則舊鈔換新鈔必增工墨費每貫三分而不知舊鈔宜聽其完錢糧解部銷燬而不必倒換也一則鈔法屢更使民疑惑而不知立法之初必先斟酌盡善既行之後永不更改也一則徒設嚴刑以防僞造而不知宜選造佳紙多爲印信分定式樣稍費工本使其不能作僞之尤善也此其弊皆易去耳夫自古無不弊之法要恃有隨時救弊之人而欲圖天下之大功必先破衆人之論人徒見宋金元行之行鈔不能無弊遂以爲鈔不可行豈知其利甚大一去其弊即爲理財之上策哉世每言有治人無治法然既有治

人必有治法而立法之善不過即弊法而更其弊所謂勝者所用敗者之棋也嘉慶年間翰林學士蔡之定奏請行鈔然徒言行鈔而不講所以去弊之方則無以全收其利而不受其害宜其議之不行也蒙嘗博稽載籍遍訪通人攷究三十餘年實見鈔法之行利在天下萬世也惟行鈔法則可以廣收銅器兼鑄大錢以便零析之用而銀將不禁而自廢矣故爲此議幷采先哲名言及友朋贈答私擬條目二十願以俟世之有遠見而忠於謀國者

錢鈔議二

行鈔法禁銅器鑄大錢三者皆前人成說也交子始于張詠自後論鈔者多端而莫精于辛稼軒及明陳臥子錢用

間之說漢賈生論禁銅有七福而唐劉秩宋劉摯之說皆宗之蜀漢先主從劉巴之議始鑄當百錢而韓文公欲用當五錢陸樗亭欲用當十錢其意亦相同然前人之論尚未能盡去其弊予乃更爲推而衍之且前人多分言一事而予則合言三事蓋分三者而偏舉之未嘗不可以各收其利而未能盡袪其害合三者而全行之則見其交相爲用而可以盡善而無弊是故不行鈔法則無資本以收銅而禁銅將至於累民不鑄大錢則無以佐鈔而行鈔苦難于零析不禁銅器則錢不免有私鑄私毀之虞而鈔因以有過多過少之慮惟先行鈔次禁銅次鑄大錢舉天下之利權而盡操之於上然後可以加惠于四海之民與利除

弊惟一人之所爲而無所難矣

錢鈔議三

宋元以來之行鈔其立法雖未精然攷之史策其利亦甚大宋高宗爲兵馬大元帥時募諸道勤王兵張慤建議即元帥府印給監鈔以便商旅不閱旬得緡錢五十萬以佐軍此行鈔之利於軍需者也宋兵部員外郎范祥爲鈔法令商人就邊郡入錢售鈔請鹽任其私賣得錢以實塞下省數十郡搬運之費此行鈔之利於鹽法者也至正河防記賈魯治河用中統鈔百八十四萬五千六百三十六錠有奇此行鈔之利於治河者也至正十三年脫脫立分水農司與京畿水利給鈔五百萬錠此行鈔之利於墾田者

也夫軍需治河財之所由耗也鹽法墾田財之所由生也行鈔而耗者可補其耗生者日見其生以宋元立法之未精而其利猶如此况更鑒其弊而去之乎不然舍便易之門而別求難得之貨忽遠大之圖而徒惜纖小之費吾恐議論日高而卒未可謂之善理財者也

錢鈔議四

凡觀史者必統計一代之時勢而熟思之然後於其所不言之處而知其有無窮之利否則何以異於耳食者哉彼宋元史中所載若張詠孫甫張慤錢端禮于元王文統劉肅之徒斯固善于行鈔者矣而吾獨思歷代兵威之盛莫過於元元之賦稅又輕而不聞軍需之不給者豈非用鈔

之故乎且以元順帝衰微之世而治河營田其臣猶能興大役以成大功則鈔之爲用博矣至于末年以御酒龍衣乞糧張氏亦可見當時所乏者糧耳而鈔固未嘗不足也覩明季之苦於無財者有間矣乃論者謂金章宗之世以萬貫老鈔易一餅妄言行鈔則物價騰踊其害如此不知既造新鈔而不收舊鈔則舊鈔不值一錢固無足怪若夫物價之騰踊原不關于行鈔不觀之晉書乎食貨志云董卓之亂五十萬錢易米一石又石季龍傳云金一斤易米二斗此皆因米極少耳夫豈以用錢與金而致物價之騰踊乎今一貫以下仍自用錢以錢易貨貨不加少則斷斷乎其不至騰踊者也

錢鈔議五

昔人論鈔之語有宜於古不宜於今者有知其一未知其二者亦有似是而非者有理甚是而言之未詳者當會通而斷之不可徒拘成說也宋孝宗謂會子少則重多則輕此名言也然亦不患其出之多而第患其入之少苟收斂有術流轉於上下而無窮奚至于多而輕哉宋皮公弼言交子之法必積錢爲本此名言也然今之時勢又與宋異百姓家有億萬之銀國家造鈔以易之民間所有之銀即國家用鈔之本又豈必先務積銀也哉宋孫甫曰交子可以僞造錢可以私鑄但須嚴治之不當以小害廢大利此亦名言也然苟能製造精美不惜工本則鈔又豈可以僞

造哉。馬端臨言用鈔則下無犯銅之禁然用鈔不當廢錢。則銅禁仍未可去也。劉秉忠對元世祖曰錢用於陽楮用於陰華夏陽明之區沙漠幽陰之域今陛下龍興沙漠君臨中夏宜用楮幣若用錢不適於宜夫用鈔自有利益。而錢亦不可廢。劉秉忠不以正對。而為此穿鑿之言陶宗儀乃視為知術數者。過矣。又耶律文正言造鈔不當過萬此特當日情事。若後世天下之大。而每歲造鈔。僅止於萬亦何濟於用哉。又呂思誠謂偰哲篤曰錢鈔兼行輕重不倫何者為母。何者為子。汝不通古今徒以口舌取媚大臣乎。夫以鈔為母以錢為子。鈔數多而錢數少。鈔以便總統之用錢以便零析之用。此法未嘗不善。偰哲篤雖非達時務

者。而呂思誠亦豈中理之論哉。劉定之曰少造之則鈔貴而過少則不足於用多造之則鈔賤而過多則不可以行此亦至理。然多少之得中。要在相其時勢。非有一定也。劉氏又曰一交千文者鈔之良法也輕而爲中統之一文與三文重而爲至元之一貫析五皆不可行也夫謂一文三文之不可行則誠然。若謂五貫之鈔。即不可行。則拘泥甚矣。凡前人論鈔之說皆當辨別其是非而要可以一言蔽之。凡行鈔必在承平盛世。則有以致富足而弭亂源。若金之末造疲於用兵雖貨財山積亦必告匱而徒屢更其鈔法何益之有哉明之中葉鈔久不行至莊烈帝之十六年財匱已極方思行鈔所以雖有倪元璐之才不能爲也論

者未嘗不惜其行鈔之曉然則幸生太平無事之時其何可不講求鈔法也哉

錢鈔議六

行鈔患有偽鈔猶之銀有假銀錢有私錢耳豈遂足為大害哉吾謂欲作偽鈔其難百倍于假銀私錢而禁之差易昔人論不欺有三曰不忍欺不能欺不敢欺今誠舉鈔法而善行之則百姓有不忍欺者一不能欺者四不敢欺者二果能行鈔而百姓以銀換鈔予以一分之利以鈔納粮又予以一分之利是百姓閱獲二分之利也而又一切以仁政施之食毛踐土之民方將感激鼓舞之不暇其肯甘心作偽以取顯戮乎此其不忍欺者一也特造佳紙卽須

紙式禁民間不得行用此紙此其不能欺者一也多爲印記篆法精工使人難於摹倣此其不能欺者二也大鈔則用善書者筆跡可驗其餘則監造大臣皆自書名彼必不能以一人而摹衆人之字此其不能欺者三也隨處立辨鈔之人官給以祿此其不能欺者四也犯者嚴刑斬殺梟示此其不敢欺者一也首告者重賞官長能發覺者立予遷擢此其不敢欺者二也夫人之得以作僞者往往乘於所忽苟專意防僞豈有不可防者即如往者假照一案亦由於司員之疏忽一加懲治焉有再犯者乎且今民間之會票尙不容假豈有國家通行之幣而遂無術以止其僞乎世或謂文沈仇唐之畫尙有僞者然彼之作僞止圖微

辜以欺一二人而非有嚴刑重賞以禁之也豈可與鈔同日而論哉故吾謂僞鈔之禁易易也

錢鈔議七

今以用銀較之用錢則錢以重滯而不便于盜賊以用銀較之用鈔則鈔又以輕微而不便于盜賊盜賊之刼銀也有望其車之塵土而識之者有視其舟之水痕而知之者而用鈔則非有車塵之可望舟痕之可視也藏之懷袖雜之書冊莫可得而窺伺矣而世有妖術能算取人之銀者至行鈔而亦無所施其技矣且銀則無可標記耳而鈔則有號數之可稽有印章之可辨盜賊取而用之于市未有不立敗者顧亭林先生嘗言用銀之害則河北之響馬必

多至近日而解餉時有被刼者而商賈行旅更有戒心使天下但用錢與鈔則盜賊庶可少弭乎況乎行鈔則富有餘財而捕盜之賞必厚防盜之術必多而且爲民開其衣食之源則更有以弭盜於無形矣至于猝遇水火之災又易于懷挾而去之則甚矣行鈔之利之不可勝言也

錢鈔議八

或曰如子之說則鈔法至矣盡矣何以前代行之不勝其弊而卒至于廢而不行乎應之曰吾之所謂行鈔者宋金元明之法也而所以行鈔者固非宋金元明之法也宋金元明立法不能盡善至于弊見而乃自更其法鈔法至于屢更而民乃受其害矣此非前人之心思不能及後人之

心思也蓋創始者之難為功也前人之創法不能預見數十百年後之時勢而為之預防其弊至于今日統觀前代四五百年之故事遍考鈔法之源流得失又有以見夫自明嘉靖以來用銀之弊參驗之于民間用錢票會票之風俗而後為之酌古斟今以期于盡善而可行豈復蹈前人故轍哉故用鈔而必禁銅器與鑄大錢者宋金元明之法所無也鈔必精工華美多費工本而使之不易作偽者宋金元明之法所無也鈔必裝潢糊褙分為等差而使之不至速朽者宋金元明之法所無也以銀換鈔以鈔納糧獲利二分而必不使之新舊倒換以有折閱者宋金元明之法所無也大鈔必書寫格言精求書法而使之常可寶玩

者宋金元明之法所無也宋金元明之立法不可謂不詳而自今觀之則其心思所不到者猶如此然則如吾說而用之數十百年之後亦安保無見其敝而思救之者乎然其小小條目雖可更移而其大體要不可變易則雖百世常行可也或曰近世顧棟高惠士奇嘗欲復古用貝之制其說可乎曰貝久則亦朽耳用貝而使百姓爭求海貝非權歸于上之道也既無大利何爲而變法哉惟行鈔則能使國家盡有天下百姓之財而天下百姓之財又人人頓獲二分之利斯其策之所以爲神妙而無窮也（姑以二分言之其實即使民獲倍利亦可）

錢鈔議九

從來欲圖天下之大功而權其可行不可行者有三焉曰理曰情曰勢夫行鈔者將使國家獨操錢幣之權而一切實利皆予之百姓其名正大。此揆之理而必可行者也。百姓以銀易鈔無耗折之虞而反有加增之利其意仁厚。此度之情而必可行者也。百姓苦於用銀之重滯而又有成色之高低是以有會票錢票之用一旦易之以鈔其事便利。此按之勢而必可行者也。苟以荊公青苗之法較之則放債取利其理已背謬矣損下益上其情已刻薄矣抑配追比其勢已窒礙矣當時若韓魏公蘇子由之論劃切詳明固已使荊公無詞之可辨而乃悍然行之特以權位刼持人耳此其所以爲執拗也然而天下耳食之徒狃於因

循怠惰之風而不知遠慮聞有變法更張之說則必極口詆之曰是又一安石青苗法也而孰知其名實之相懸萬萬乎青苗之利取之百姓者也故利有限而民受其害行鈔之利取之天地者也故利無窮而君操其權孰得孰失有識者必有以辨之矣

錢鈔議十

顧亭林先生文集中極言用銀之害而於日知錄中又極言用鈔之不可其意欲使天下專用錢然專用錢則下苦於重滯之難齎上苦於徵解之不便其勢必不能行則莫若仍濟之以鈔夫亭林所以言鈔之不可行者有故焉一則因壅滯廢閣之弊一則因昏爛倒換之弊然此皆明人

之不善行鈔而非鈔之不可行也夫鈔之廢閣由於銀幣盛行故耳而銀幣之盛一壞于太祖既禁用金銀而九年復許以銀代輸租稅再壞于宣宗除郡國輸鈔京師之令而鈔遂留而不入三壞于英宗有收賦米麥折銀之令遂減諸納鈔者而以米銀錢當鈔由是朝野率用銀而鈔壅不行矣昏爛之弊由於製造不精而行用繁則必至于倒換倒換則胥吏得上下其手而弊生矣今使國課一皆收鈔則必不至於壅滯鈔必自一貫起程式精工加以糊褙則昏爛自少即久而昏爛仍許其納錢糧解部焚毀是又陰用倒換之法而無其弊大鈔則裝潢成卷藏之以函自可歷久不壞惜乎前人造鈔見不及此故鈔有時而廢也

今既洞見用銀之害轉思行鈔之利而又能去此二弊則行鈔之後雖百世斷無復廢鈔而用銀之理而藏鈔之家豈憂其一　朝乾没哉假令起亭林先生一聞斯議必以鈔爲可行矣

擬錢鈔條目

一鈔分七等。曰千貫曰五百貫爲大鈔曰百貫曰五十貫爲中鈔曰十貫曰三貫曰一貫爲小鈔。錢分三等曰當百曰當十曰當一。按金時之鈔初止十貫。後乃有二百貫至千貫者。雖有千貫之名。實無千貫之用。金史云在官利於用大鈔。而大鈔出多。民益見輕。在私利於得小鈔。而小鈔入多。國亦無補。此特金之時勢然耳。若天下承平。中外一家。商賈流通。則民亦甚便於用大鈔也。今之會票有至累千金者。何不便之有。故大鈔徑可至千貫止。或曰小鈔宜從五百文起。竊謂小鈔宜略如洋錢之數。從一貫起。且既有當百之錢以便用。則徑從一

貫起可也。

一造鈔必特選佳紙。潔白光厚耐久者旣用造鈔卽禁民間不得買賣此紙○鄙意以爲高麗紙佳者可用包君愼伯曰須以高麗鏡面和合宣城紙爲之其造紙之人。縻之終身不許出外。亦一善術也○按交子流而爲鈔交子用以取錢。不必精工。鈔以代錢之用則必極其精工也。

一大鈔須精選天下善書者十人。書先正格言眞草隸篆俱備其文或五六人十貫以下用銅版鏤刻精書小楷如程子四箴朱氏家訓之類摹墨精工刷印最大之鈔裝成手卷長尺闊二三丈最小之鈔則糊裱行用盈尺

之紙足矣千貫之鈔約費本五十千文一貫之鈔費本一百文其餘以次而差。按今人得趙董文祝等墨蹟何等寶貴若鈔既選善書者則傳之千百年後豈不奉爲墨寶乎從此則善書者既願托之鈔以自重天下之精於書法者多矣小鈔無刻小楷則愚夫欲認鈔必務識字天下自無一丁不識之人也。

一以金玉水晶銀銅鑄爲五印以官掌之大鈔用大印中鈔用中印小鈔用小印監造及書鈔者又各以已印記之印色宜用極佳者。

一鑄大錢須用白銅其中錢小錢則用黃銅紅銅。當百者須鑄爲龍鳳形約費工本九十餘文當十者約費工本

九文當一者適與工本相當大錢從京師監鑄中錢小錢須以定式外省亦鑄

一設立收銅之局。民間銅器以鈔倍價收之無論白銅黃銅紅銅又禁絕打造銅器之鋪立官銅舖但造樂器鐃鈸以便民用其餘以銅器私相賣買者沒入其銅器更不加罪惟古銅器為寶玩者不禁胥吏不得向民間搜括銅器以致騷擾。按自古鑄錢無不禁銅者然禁銅而令吏役搜括民間之銅。則不免擾累若第嚴禁打造銅器之鋪。而民間銅器。則以倍價收之斯亦民之大利也。

一以鈔與大錢發與錢庄。即禁其私出會票錢票。如領鈔

及大錢滿一萬貫者半年之後覈其換銀若干以一分之利與錢庄止收銀九千貫之數。又以一分之利與百姓止收銀八千貫之數。此取之官者。若平時民以鈔易錢。以錢易鈔。以大鈔易小鈔。以小鈔易大鈔。則錢庄準取五十分之一。不許多取。此取之民者。按錢庄不予以一分之利。誰肯開錢庄以便民之易鈔哉。要之國家行一小鈔可得九倍之利。行一大鈔可得十九倍之利。而僅以一分之利與錢庄。曾不足當毫毛之損也。

一民以銀易鈔。在下令一年之內。準加一分之利與之。二年之內。加五釐之利與之。二年之外。照時價不加。民以鈔納錢糧及關稅。皆加一分之利。如一貫之鈔準作一

貫一百文用。按以銀易鈔既加以一分之利以鈔完納糧稅又加以一分之利是民陡獲二分之利也又誰不以銀易鈔哉

一鈔既行凡錢糧關稅悉皆收鈔一貫以下悉徵錢所收之鈔悉令解部小鈔有昏暗者驗明焚燬。按此即陰用倒換之法而能去其弊一貫以下悉徵錢又得古人重錢之法

一錢之出入胥吏亦準取五十分之一但取之官不取之民如有勒索嚴治其罪。按用鈔則胥吏無可侵漁矣與其暗取不如明予之也

一造鈔從京師發於各省布政司爲印記發於各縣各縣

又加印記。發於錢庄。錢庄又爲印記。藏鈔之家。亦準其私爲印記。隨處立辨鈔眞僞之人。官給以祿。○按旣造佳紙。又取書法。又重疊加印。則作僞者無從措手矣。宋史曰。使人不能爲僞者。上也。禁捕之法。厚爲之勸厲。爲之防。使人不敢爲僞者。次也。

一欲行鈔。必先將條例播告天下。使人人知行鈔之利。又誓之明神。永不變法。○按鈔法莫患於屢更。旣不變法。則百姓自無所疑懼矣。

一藏鈔皆用函。○凡官庫及富家。竟用黃金爲函。貧者以石爲函。則火不能災。若行李。又可以皮木爲函。則水不能濡。行用時。又以絹素爲函。則亦不至易損矣。

一鈔各分省分。隨立號簿。令通衢大邑設立官局民以他省鈔至者驗明準其換本省鈔行用其造鈔之簿存於部中各省所解收納錢糧之鈔查簿驗明非僞貯庫行用。按此條稍似煩瑣然却便於稽察

一造鈔約已足天下之用。則當停止。俟二三十年之後再行添造仍如舊式不改法也。

一五年或十年之後鈔法盛行則民間之銀不得更以爲幣惟爲器皿首飾賣買者不禁私以銀爲幣者亦不加以刑第沒入其銀以半賞告者。按此令必待鈔旣盛行之後方可用之若行鈔之初民尚未見行鈔之利非可以此令也。

一十年或二十年之後銀既畢收於上則許商人以鈔易銀打造銀器止作半價用不准爲幣民間如有未換鈔之銀亦止准其爲器皿若以銀易鈔亦止作半價用也○按此法特因行鈔之後銀既盡積於上故以半價仍散之民間耳然百姓豫知數年之後銀止作半價用又誰不以銀易鈔爭取二分之利哉

一僞造者斬殺梟示出首者賞鈔百貫更籍犯人之産與之官長能發覺者立予遷秩若小民誤用僞鈔更不加罪惟根究其僞造之人○按元林興祖知鉛山州豪民吳友文多造僞鈔與祖立賞募民首告逮捕其黨悉置之法此術善矣苟非立賞募告官長何由發覺乎○宋

趙開既疏通錢引民以爲便一日獲僞引三十萬盜五十人議法當死張浚欲從之開曰相君誤矣僞引加宣撫使印其上即爲眞矣黜其徒使治僞是相君一日獲三十萬之錢而起五十人之死也浚從之按此化無用爲有用亦權宜之妙術可知雖有僞鈔原不足以爲大害然僞引用印即爲眞亦可見宋時立法之疏苟造作極其精工而又加以嚴刑重賞則僞鈔固易絕也

一行鈔之初內外官俸各加一倍本俸暫予以銀加俸悉給以鈔俟鈔法通行後官俸各加數倍悉給以鈔

一商人與外洋交易但准以貨易不許以銀如彼國以銀來則令其先易中國之鈔然後准其買貨也

先正名言

應詔條陳七事奏狀　宋　李綱

始時民間惟患交子恐難行用令朝廷旣改交子之法以爲關子卽與現錢無異自可通行。又行狀云請詔命權貨務印造見錢鈔遣使賫送兩路州郡命降見錢鈔三百萬貫付河北東路陝西路漕司廣糴應副兩路

按關子與交子不甚異特斯時新造關子可易現錢故尤見爲便耳。按忠定經理財用深取前人不加賦而國用足之策以爲莫大於鹽茶錢法三事其論至確然鹽茶之利不在官則在民其利猶未盡亡也而鑄錢又須費工本則三者之利雖大不若行鈔之尤善行鈔而

二事皆易於經理矣且行鈔則天地間頓增此一種大利不行鈔則此利遂亡不在於官亦不在於民與鹽茶異也忠定雖未深言行鈔之利然當時錢與鈔兼行錢之利即鈔之利也

被召上殿劄子

宋　虞儔

伏自兩淮行使鐵錢之後以其不便於商旅之賫行也於是始有請行交子之議自交子之旣行也然後兩淮之人始以爲便臣自前年叨帥淮西繼移東漕足跡所經歷耳目所聞見未嘗有以交子爲不便者日中爲市百貨貿易鐵錢交會各有定直縱其間小有低昂皆出於斯民之情願初非官司强爲之也且如四川鐵錢錢引行之二百餘

年公私流通未有議其爲不便者良由事體素定民聽具孚故也

按此議在光宗時宋人親遞交子之利如此何爲不可行乎

論會子疏　　宋　辛棄疾

臣竊見朝廷用會子以來民間爭言物貨不通軍伍亦謂請給損減以臣觀之是大不然蓋會子本以便民其弊之所以至此者蓋由朝廷用之自輕故耳何謂本以便民世俗徒見銅可貴而楮可賤不知其寒不可衣飢不可食銅楮其實一也今有人指見錢百千以市物貨見錢有般載之勞物貨有低昂之弊至會子卷藏提攜不勞而運百千

之數亦無虧折以是較之豈不便於民哉何謂朝廷用之自輕往時應民間輸納則令見錢多而會子少官司支散則見錢少而會子多以故民間會子一貫換六百一二十文此無他輕之故也近年以來民間輸納用會子見錢中半比之向來則會子自貴蓋換錢七百有奇矣此無他稍重之故也臣願陛下重會子使之貴於見錢若平居得會子一貫可以變轉一貫有餘所得雖微物情自喜緩急之際不過多印造會子以助支散百萬財賦可一朝而辦也

夫會子之所以輕者直以印造之數多而行使之地不廣今所謂行使會子之地不過大軍之所屯駐與畿甸之內數郡耳臣愚欲乞姑住印造止以見在數泄之諸路先明

降指揮自淳熙二年以後應福建江湖等路民間上三等戶租賦並用七分會子三分見錢輸納民間買賣田產價錢悉以錢會中半仍明載於契或有違戾許兩交易并牙人陳訴官司以準折受理如此則會子之價勢必踴貴畢中所得會子比之見錢反有贏餘行一二年然後多行印造令諸路置務給賣平其價直則民間現錢將安歸哉此所謂將固取之必固予之之術也其利甚大

按此疏洞達民情深明物理稼軒眞奇士也

上便民疏　宋　袁燮

我孝宗皇帝頒楮幣於天下常通而不壅常重而不輕無他道焉有以收之而已蓋楮之爲物也多則賤少則貴收

之則少矣賤則壅貴則過收之則過矣雖然朝廷收之可也州郡若何收之曰是在長吏而已公淸之士必能正身律下而黠吏莫措其姦必能愛惜財物而冗費無所不節財既裕矣視時楮價其賤耶亟從而收之何憂其不貴既貴矣日日浸久價將復賤則又收之非常收也賤而後收也此孝宗之規模也

按國賦皆令納鈔此即收之之妙用勝於孝宗之以金銀買鈔矣

論會子疏　宋　袁甫

臣願陛下力持四戒一戒新會三界並用二戒輕變錢會中半三戒空竭界潤楮積四戒新會不立界限務在慮而

易知要而易行

按此因舊會數多欲造新會易之亦見初時立法未周也若舊鈔皆納賦稅則有添造而無倒換豈不主簡易之哉

李全造楮券　　宋　羅大經

嘉定間山東忠義李全叛常曰吾不患兵不精唯患財不贍有士人教之以依朝廷式樣造楮券全從之所造不勝計持過江南市物人莫能辨其用頓饒

按叛賊一時偽造尚足以贍用況有天下而操鈔幣之權乎然彼之所以能偽造者亦由禁防之疎耳儻慮有偽造而廢之此何異於因噎廢食也哉

論錢楮奏

宋 陳耆卿

臣聞錢猶母也楮猶子也母子所以相權也不可重子而輕母也厥今楮日多錢日少禁楮之折閱者月嚴而禁錢之漏洩者日寬錢既日耗則其弊遂積於楮而上下之間遂一切併力於楮不知楮之所以難行者不獨以楮之多而亦正以錢之少也蓋今銅錢之法大率犯者罰輕而捕者賞輕犯者罰輕則人易為姦捕者賞輕則吏不盡力臣愚欲望聖慈中飭有司嚴漏洩之憲優掩獲之典誠使錢不甚荒則楮不偏勝此稍提本務也

按錢與楮二者相須為用以楮為虛以錢為實則錢為母而鈔為子耆卿論鈔以便稱秖錢以便賚用則鈔又為

母而錢爲子矣

代人擬奏劄　　元許衡

楮幣之折閱斷無可稱提之理直可罷而不行用耳夫以數錢紙墨之資得以易天下百倍之貨印造既易生生無窮源源不竭此世人所謂神仙指瓦礫爲黃金之術亦何以過此（按此則先生亦深知鈔法之弊矣）然後世不期於奢侈而自不能不奢侈雖有賢明之資恐不能免也姦民不期於僞造而自不能不僞造雖制以死刑不能絕也嘉定以一易二是負民一半之貨也端平以一易五是負民四倍之貨也無義爲甚（按此誠弊政若能如劉晏之如數易舊自無此患）今不若以實貨而收虛券猶足以救前日之過而無愧百姓也實貨者何鹽是也

按先生此疏特忠於稱提無策遂欲廢之耳然苟能造作精工更不屢變其法賦稅一皆收鈔一貫以下悉用錢則不煩稱提而自不至於折閱矣鈔可易錢錢可易鈔何至視爲虛券而欲以鹽易之乎至於慮及奢侈則自有古聖人既富方穀及富而好禮之教在慮及僞造則亦因印造之簡陋禁防之疎略故也彼錢豈無私鑄銀豈無假造乎蓋元世但用鈔而不用錢立法固未善也而先生之言亦過激矣。元劉肅擢正定宣撫使中統新鈔行罷銀鈔不用正定以銀鈔交通於外者凡八千餘貫公私囂然肅建三策一曰仍舊鈔二曰新舊兼用三曰官以新鈔如數易舊鈔中書從其第三策遂降

鈔五十萬貫百姓大便按如數易舊已為良策況以銀易鈔更加以二分之利乎

感時述事　　元　劉　基

八政首食貨錢幣通有無國朝幣用楮流行比金珠至今垂百年轉布彌寰區此物何足貴實由威令敷廟堂喜新政譁議遺老夫悠悠祖宗訓變之在朝晡瞿然駭羣目疑怪仍揶揄至寶惟艱得韞匱斯藏諸假令多若土賤棄復誰沽錢幣相比較好醜天然殊譬彼絺與綌長短價相如適市從所取孰肯要其餘此理實易解無用論賢愚切茲四海內五載橫戈殳赤子投枳棘不知所歸途一口當萬喙啓縮舌亦瘏導水必尋源源達流乃疏藝木必培根根

固蘖不枯愼勿庸邇言揚火自焚軀尚克詰戎兵丕顯厥
祖謨

按文成此詩蓋指至正十年脫脫用偰哲篤之言而更鈔法也更法則鈔多而民弗寶貴詩所謂賤棄復誰沽也且鈔與錢原可兼用要必立法之初不製小鈔而以錢佐之然後無弊今元既製五文之小鈔終元之世僅武宗一鑄錢而旋罷至是乃許鈔與歷代銅錢並用則民有不藏其實而棄其虛者乎詩所謂錢幣相比較好醜天然殊也如是何何以支軍國之用詩所謂揚火自焚軀也文成蓋深有見於行鈔之妙而歎當時更法者不得其術耳

策略　　明　劉定之

爲今之計如不欲收舊鈔乎則直造新鈔用之上之所以賞賜俸給者以漸出之下之所以輸納賦稅者因時取之則鈔何患乎不行如欲收舊鈔乎則或取之商賈而以厚本抑末或取之徒役而以贖罪示恩或出帑藏以收之如孝宗或出公錢以收之如趙開皆未爲不可若一概取於民而爲頭會箕斂之下策則古人利民之貨反爲今日病民之本矣

按劉文安策略成于宣德時當時鈔法已壞然良法爲拙工所敝要不當并其法而棄之也此乃救弊之方耳

野紀　　明　祝允明

高皇始造鈔略不就一夕夢神告當用秀才心肝爲之寤思之未得曰豈將殺士爲之耶高后曰不然士子苦心程業其文課卽其心肝也高皇喜曰得之矣因命太學積課卷搗而爲之果成遂令藏輸上方鈔法旣行上命皇太子專董其事時僞造甚衆比有得者一驗卽知眞僞蓋其機識在二印僞者不知也

按鈔因紙造豈有不就之理意太祖力欲行鈔適有是夢遂用試卷爲之非不用試卷卽不能成也

講求財用疏　明　靳學顏

臣愚以爲前代生財之法較之今日向缺一大政焉錢法是也今司計者皇皇以匱乏爲慮謂銀兩不足耳夫銀者

不過貿遷以通衣食之用而錢與銀異質而同神奈何獨用銀而廢錢乎銀獨行則豪右之藏益深而銀益貴銀貴則貨益賤而折色之辦益難進計者又言開礦夫礦不可開開亦無益也臣聞錢者泉也如水之行地中不可一日廢用錢則民生日裕國用益饒此裁成輔相之業惟人主得爲之故曰聖人之大寶曰位。因位而制權因權而制用故又曰錢者權也人主操富貴之權以役使奔走乎天下。奈何廢而不舉。臣聞江南富家有積銀至數十萬兩者今皇上。天府之積亦不過百萬兩以上若使銀獨行而錢遂廢焉是不過數富室之積。足相擬矣。皇上試一舉其權而振之。則彼富室者。方將奔走於吾權之不暇彼敢冒萬死

而盜鑄吾一文者哉故曰權也且夫富貴其權一也皇上令出數寸之符移片紙之檄以匹夫而拜將相焉又能使同姓王異姓侯焉於公帑未有損也此馭貴之權若是乎其易也若乃今日與人以千金明日與人以萬金曾不踰年而太倉告匱夫何馭富之權若是其不侔歟誠以有其權而不用與無權等耳請自今商稅課程純用收鈔其餘或二分用銀一分納錢宗祿官俸銀錢兼支有出有入而民間無底滯之患矣昔我聖祖初製鈔時下令甚嚴有以金銀貨物交易者輒没入給告者然不徒責之下也後又令各處稅課贓罰俱准收鈔則聖意淵微可測矣此固血脈流通之意而法以佐之所謂權也

按此疏在明隆慶四年上其時銀已盛行不但鈔不行而錢亦幾廢矣按此疏務欲鑄錢而略及於洪武之行鈔以見權操於上其言馭富之不可無權舉馭貴以相形真萬世行言也夫欲鑄錢莫若禁銅行鈔蓋行鈔則鑄錢之資不先足禁銅則無銷毀之虞二者國家大權之所在也原疏甚長此節其要耳

鹽政攷

明 左懋第

私鹽之行也自不行鈔法始也鈔法廢則縣官何術以收餘鹽餘鹽積而無所售則竈丁困乃曰挾鹽者絞私鹽者絞將能行乎必行即竈丁枵腹而斃不必行則欲餘鹽之利不為姦人橐中裝不可得也

按明初鹽法有餘鹽則官自出鈔收之所以下資竈戶上攬利柄也商利而民亦利國足而邊亦足自鈔法廢而葉淇又令輸粟於邊者改爲輸銀鹽法能無大壞哉

鹽策　　明　李雯

元有中國地大賦輕而鹽制獨爲詳密爲運司者七爲提舉司者二工本給於商戶交引市於鹽司一引之貴至中統鈔二百五十貫歲辦之數二百五十六萬四千引歲入之數中統鈔七百六十六萬二千餘錠以金計之爲一千五百一十二萬二千餘金鹽利之盛極於此矣明興使商賈輸粟於邊而取鹽於司其優恤竈丁者旣捐其徭復給之田又予之鈔故私鹽不出而官鹽盛行自鈔法壞而餘

鹽無所收則鹽法之弊始於此矣

按元以行鈔而鹽法通明以廢鈔而鹽法壞此此鹽政中一大事也

鈔幣論

明　陳子龍

君權所得制者錢幣而已錢幣通卽煮海鑄山皆可權其子母錢幣壅卽藏粟積貨無以平其重輕楮非錢也而可執爲券以取錢無遠致之勞有厚齎之用是以飛錢鈔引唐創行之宋之交子會子乃自西蜀一隅通於天下始於暫以權錢久之以代見錢迨元而鈔遂孤行矣終元之世無一人知有錢之用而衣於鈔食於鈔貧且富於鈔豈盡禁令使然哉夫亦因民所便而特以收換稱提時疏其滯

也我太祖開基首立錢法時中書各省鼓鑄甚夥轉移不便又詔中書省倣宋元法印造大明寶鈔內外流轉上下通行其法洵稱兼美乃利垂百年法久漸壞迨宏治而鈔法廢矣或謂鈔不可行也愚以爲不然古有徒手致富者其術乃在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假令棄人所棄取人所取與人交爭於不足何由得富今民間子錢家多用券爲質輕賚往來則用會此即前人用鈔之初意也豈有可以私行反不可以公行者患在官出以予民則命曰鈔貫民持以還官即棄如敗楮收之倣於無用則予之不肯復收耳故鈔不行上自格之也倘議行之亦必先自上始也誠得詔大司農按國初法悉發內庫所儲鈔並以康乾交合民

納庫翰例皆以金錢易鈔赴所司投納數郡稅宜庫二司太倉節愼二庫毋得收金錢計鈔庫所易金錢足抵稅額隨以所收之鈔易鈔庫金錢使循環如流水則內庫腐敗之紙悉化爲金而百年阻隔之政須布之一朝矣由是別印新鈔易鈔之不堪用者官驗燬之以彰大信民以鈔易錢者聽以鈔納贖者聽則人曉然知鈔之卽可當錢凡若軍士之須賜工役之稍食誰不可以鈔給者明示人以津關必藉鈔而通輸納必藉鈔而給人亦何苦持極重不便攜持之白鏹金錢以聽低昂於吏胥之手哉今吏胥惟恐鈔法盡一需索易姦相與阻壞而朝廷亦以敗格目之但知有出而不知入之爲出借口便民而不知祖制之尤爲

便民坐見法令格而利權不復操之主上迨國用告詘乃始銖銖而兩兩議搜括於庫藏議捐助於民間議加派於井畝議稅使於印契舍見前之實事而徵求於不可必得之數此與窶人之子不知其祖父所積窖金一發百萬而從昔所使令之人丐貸為生者何異非但求之不應即求之輒應猶無濟也何如講求鈔之遺法轉無用為有用國用既足而祖宗舊典亦從此恢舉哉又曰祖制郡國皆納鈔於京師此祖宗微意也至宣宗時戶部臣議以為鈔者朝廷之所自出而又令郡國輸之多此往返之勞而使朝廷之鈔壅而少行遂除去之此議一時以為便而不知鈔之不行正自此始蓋上既明以為收人之具民孰肯信之

哉。又曰予觀嵩文實錄皆將各課司鹽商輸納無不用鈔者而最嚴以金銀交易之禁蓋上下之間迭出迭入而上嘗操其權此不窮之源也若往而不返欲不以敗楮視之不可得矣予嘗謂錢之法弊亦然錢之所以濫惡者亦以既出於上則聽其下之自用而上未嘗收之耳今惟使凡民之輸納於上率以五分準錢則錢價必貴而私錢不禁自止矣何也官錢可行於上而私鑄不可行於上也

按先生此論精深透闢可謂洩宇宙之秘藏矣第尙未及造鈔之必極精工耳於此見明之亡未必不由於廢鈔因廢鈔而礦稅之禍興及一切苛斂於民之政起所以速其亡也昔人謂李自成之亂由於裁驛卒然驛卒

之裁亦由廢鈔而用不足故耳當時臣子有此忠於謀國之論惜無能早舉而用之逆崇禎十六年方擬議用鈔尚奚及哉尚奚及哉按宣德時廢納鈔京師之令鈔法因之大壞此一條足以補世法錄日知錄及明史藁之缺遺

錢鈔議　　明　錢秉鐙

錢法之壞由司鑄者以錢重則少而利薄乃輕之以取多蓋先自壞之而盜者因而壞之也夫其輕之以取多由銅之難得也則莫如禁銅今誠詔各路州郡悉收銅器入官而如其直以酬之以私鑄之罪罪藏銅以首私鑄之賞賞首藏銅不半年而銅盡歸於上矣銅既盡收則照萬歷錢

每文重一錢輪郭肉好磨鑢畫工定以一緡重若干用錢者數而捐之又如隋文帝付錢樣於四路關口勘樣相似然後許行不合者壞以爲銅如是則錢法一而私錢不禁自止矣自宋以來始有交子會子納錢於此取錢於彼耳若後之鈔不必有錢以交會而直用交會以爲錢夫鈔止方寸之楮加以工墨命百則百命千則千而愚民以之爲寶衣食皆取資焉惟其能上行也蓋必官司喜於收受民心不疑自可轉易流通增長價例然楮久則敗於是限年爲界界滿則易謂之稱提迨後稱提益急舊界未滿新鈔已頒商賈所藏一旦廢棄無用謂之老鈔有司又以出鈔爲利入鈔爲諱鈔不上行徒以愚民此鈔法所由壞也然

宋元以及國初鈔雖屢滯猶能設法以行至於今獨不能行者則以往代不用白金而今專以爲幣也永樂間因鈔法不通禁用金銀交易犯者準姦惡論蓋不禁銀不能行鈔也夫白金古不經見漢武帝始造白金以爲中幣民兆寶用而罷宋時發帑銀散各軍州以易錢河東轉運使歐陽修請滅免一半當時不以銀使用可知國朝嘉靖末年錢法大壞止勿鑄錢公費惟用白銀銀之費用纔百餘年即禁之何不可乎縱不可禁亦當立法定制每錢一千直銀一兩鈔一貫直錢一千而銀以五十兩爲錠三者相權而行零用則錢整用則鈔滿五十兩始用銀錢多折鈔鈔多折銀而碎銀以代錢鈔之用者罪之有司徵收民糧亦

以是為則至於關榷本名鈔關祖制錢鈔兼收錢十之三鈔十之七未有徵銀之例於各關專設一鈔務以俟商至用銀買鈔輸官銀鈔循環亦朝三暮四之術但務在鈔之轉易不窮而商人交易亦免吏胥之爭銀色較錙銖固所便也鹽課亦然如此則鈔庶可行乎愚故曰錢法惟在禁銅鈔法惟在禁銀禁銅世以為迂談禁銀世以為怪論然不如此終不能行也

按先生此論在當日可謂切中情事自今觀之則時勢又有不同當日用銀止百餘年今則又將二百年矣而欲創禁銀之說豈不更以為怪論乎其法莫如使民深知為鈔之利則銀將不禁而自廢蓋以銀較之錢雖可

輕齎較之鈔猶為重滯不便今京師民間市易自五百以上皆用錢票安徽省若滁鳳廬潁諸處皆用錢票且一處之錢票可攜之於二三百里之外向錢庄取錢者較京師之錢票止在京城中用者更為流通又聞盛京及山東地方亦俱用錢票豈非以銀不便之故乎然則今雖不用鈔而民間之銀票錢票已不異於鈔矣今若完錢糧納關稅皆準以鈔使銀可易鈔鈔可易錢則豈有難行者鈔既行然後禁銅而以倍價收之則民誰不樂於輸銅者但須嚴禁打造銅器之鋪而藏銅之家則薄其罰而不加以刑蓋先生之意欲取其銅以鑄錢故重其罪今則鼓鑄自有雲南所出之銅不盡藉於民間

之所蓄第恐不禁銅器則耗銅多而有毀錢之患耳先生欲以鈔與銀錢爲三幣必滿五十兩始用銀其意固欲使鈔行而銀漸消退鄙意以爲五十兩以上自可製大鈔鈔與錢二者爲幣已足銀則準其易鈔其不求易鈔者聽其如金珠寶玉之類爲首飾器皿以貢買他國家不以爲幣即不爲之厲禁而民習於行鈔之利亦久而自不以銀爲幣也先生言鈔法惟在禁銀錢法惟在禁銅請更爲之續二語曰禁銀者禁其爲幣而不妨以爲器皿禁銅者禁其爲器皿而欲專以爲幣二者相反而適相成則禁而不禁之妙用也

論錢幣

明　陸世儀

古有三幣珠玉黃金刀布今亦有三幣白金錢鈔古之爲市以其所有易其所無皆粟與械器耳持移量算有所不便於是乎代之以金金者所以通粟與械器之窮也所謂大不如小也物有至微釐毫市易則金有所不便於是乎代之以錢錢者所以通金之窮也所謂整不如零也千里齎持盜賊險阻則金與錢有所不便於是乎代之以楮楮者所以通金與錢之窮也所謂重不如輕也○又曰今朝廷用錢每便於發不便於收此由純用小錢無子母相權之法故也愚謂官民交易勢當用錢者小錢難於個數竟用當十大錢出入瞭然無耗損兌折之弊亦一良法○又曰宜於各處布政司或大府州處設立銀券司朝廷發官

本造號券令客商往來者納券取銀出入之間量取路費微息似亦甚便

按鑄大錢與鈔法相輔者也若旣行鈔而復鑄當百當十之錢則鈔可自一貫起而一貫以下悉用大錢百錢以下則用小錢不患於零析之難矣銀券猶民間之會票即古人飛錢之遺法然旣造大鈔更無藉於銀券造券而收其微息何如竟以鈔爲銀之尤便乎故行鈔之始銀可易鈔鈔可易錢久之民旣便於行鈔則錢不可廢而銀亦如金珠之類爲世用而不爲幣也

錢鈔議

本朝　邱家穗

宋元明三朝始有交子會子寶鈔之法皆自一貫至百千

寶以代現錢之用究其爲製不過方尺之紙印文其上而可以易數十百錢之用其費省於錢十倍。而利用無疆。又不啻過之。顧楮之爲幣也用勞而易毀質薄而難全而其上刊有定式尋覩區區之印文以爲照驗卽使製造者極其工緻而傳染未幾已歸於斷爛而不可復辨上之人始不得已屢取而更造之而新陳出入之間動多詐僞抑勒不可禁止終以字跡漫滅濫惡不堪而罷蓋以累朝數百年之永利而終莫之能守者由此故也竊謂鈔法之廢久矣苟欲神明變通而爲可久之計故不必襲紙幣之虛名亦不當用虛薄易爛之紙莫若取白銅之精好者。鎔鑄爲鈔卽今之錢式。而稍加重大。鏤以文字。面曰康熙寶鈔。背

曰準五準十之類以至準百而止而其中孔則別之以圓取其外內圓通流行鈔法之義要使內局自鑄定爲一式輕重纖毫不容增減以杜僞造之弊用是雜行於散錢之中有鈔爲母以統錢之繁有錢爲子以分鈔之餉既不若前明寶鈔之易濡而又可收宋元交子會子之用其亦庶幾古人作輕作重之意而足以救古人鈔法之廢也夫

按銅鈔與鑄大錢無異然至於當百而止則民猶未便孰若紙鈔之無窮乎且大錢易啟作僞非禁銅不可欲禁銅必須行鈔方可重價以收之而不至於累民先生言鈔易於斷爛者皆因前朝製作苟簡而行用多也若鈔必自一貫起而其下則用錢則行用較少又糊褙之

自不易於斷爛稍有昏暗即準其納錢糧解部銷燬亦不至因斷爛而貽累於民矣若五十貫以上大鈔必當裝成手卷藏之以函臨用時方共展視則可歷千百年不壞唐宋紙墨傳於今者多矣孰謂紙之不可久哉其用虛薄易爛之紙而不知裝潢糊裱者原係前人立法之疏是以參酌先生之論以為紙鈔大錢必須兼用也

請嚴銷禁疏　本朝　李紱

錢文入銅鋪之鑪即化而為銅未化之前原係制錢不可得而捕也既化之後已成廢銅又不可得而捕也惟禁斷打造銅器之鋪則銷毀亦無所用而其弊自止今現在功令止禁黃銅未禁白銅與紅銅也議者以白銅紅銅非制

錢所用不知今之所謂白銅紅銅皆黃銅也銅爲錠鍱意以藥水可爲假銀豈不能爲白銅嘉興烘爐染以藥水染作古銅色豈不可充紅銅故臣請自鑄鏡及樂器外一切打造黃銅紅銅白銅之鋪盡行禁絕犯者發充邊遠則國寶流通矣

按禁銅之令自古行之賈誼以爲七福劉秩以爲五利考之前史並申禁令若我
朝銅產豐饒礦冶之利自足以流轉而不窮原無藉於民間所有之銅以充鼓鑄然欲絕私鑄私毀之源不得不嚴銅器之禁雍正四年嚴禁造用黃銅器皿是時每銅器百觔官給價銀十一兩九錢而贏鑄錢除工料外以每

申為銀一兩計之實只得八兩四錢有奇故同一禁銅也古者專欲為利於上而我
朝之暫行於一時者專欲止弊於民乾隆元年尚書海望請罷銅禁恐其擾累於民然州縣苟能嚴飭吏役何至累民且數年之後銅器畢收吏胥亦無可騷擾矣夫黃銅能變為紅銅白銅自當并紅銅白銅禁之不當因而併黃銅罷之也自罷禁而
國初之錢銷毀者眾矣先生此疏真可謂洞澈本原者也

西北水利議　本朝 許承宣

元虞集水利之議不行於當日丞相脫脫乃行之至正間則以工價農器牛種諸費悉取給於官其時鈔法大行散

之於下者復收之於上故給鈔五百萬錠內帑不虧而國用足明以來鈔有散而無收則雖起脫脫於今日亦不能以虛名而邀實利也

按脫脫之更鈔法其後雖有弊然攷至正十一年用賈魯治河十三年興京畿水利則國用固未乏也許力臣先生論西北水利而歸功於鈔法之行豈非卓識也哉

倪文貞公傳　　本朝蔣士銓

公對莊烈帝曰理財之道須建一策可得累千百萬若區區小有節省無益也

按公此語正指行鈔言之惜公不早用至莊烈帝之末年欲行鈔而已非其時矣陳臥子係公之門人故其識

議頒與公同

友朋贈答

與張淵甫書　　包世臣

淵甫先生閣下承示亮生先生大著拜服拜服世臣力持此論三十年而不學無術未能以執詆詆者之口今王君廣徵博引根據粲然必有能舉之者但遲速不可知耳世臣平日謂今之官照及私行之會票錢票卽鈔法何不可行之有唯未議行先議收乃可行可久其收之也在內捐級捐封捐監在外完糧納監必以鈔則不脛而走其實朝三暮四仍與實徵銀錢無異唯鄙意不唯不廢錢一切以錢起算與鈔爲二幣亦不廢銀而不以銀爲幣長落聽之市人則藏鏹者不嗟失業無以肆其簧惑之說此則與王

君稍有異同王君現在何所若在都願一通謁若在外希閤下爲致區區也

按包君此書足徵心理之同以鈔與錢爲二幣蒙所著條目中已及之若廢銀之說蒙乃謂鈔已盛行數年之後則銀自可不爲幣耳禁亦廢不禁亦廢原非甫欲行鈔而即議禁銀也且禁銀特禁其爲幣耳未嘗禁其爲器皿以買賣則民苟欲用銀自可不爲幣而爲器皿器皿亦何嘗不値錢哉如必私以爲幣亦第沒入其銀賞告者而不加以罪較之洪武永樂之時不許其交易而必治以姦惡之罪者固大不侔矣第尙存禁銀之名遂不免啟包君之疑其實蒙與包君之意原無異也

書王亮生學博鈔幣芻言後　　陸嵩

治法垂百年自古無不敝所貴知變通庶幾永其利急務在今時孰有先錢幣開礦非善政銀荒慮詎細救之惟鈔法民用或相濟鈔雖始宋元造之有深意風詩詠抱布周官重其制一變爲飛會遺法實遠繼用苟與銀權百倍便奚啻既無耗折虞復免盜賊覬利權自上操均平庶可致所患斂散閒民疑未免示賦稅聽先納奉行良亦易

本朝蔡學士於此已深計亦謂鈔苟行民財阜可冀當時同官者輙訾效季世詎知開

國初良法未嘗廢制用並金錢煌煌備載記學士惜未聞空言駁郡吏徒抱區區心誰與申其義窮居乃有君國計心

常繫考訂垂十年切著利與弊馬傳平準書班重食貨志坐言期可行惜未事權寄知識愧愚蒙商推感心契古幣三等分白金未聞棄銀鈔可並用慎勿鑄皿器一得敬告君蒭蕘採聊備所願君說行四海利同被掩卷徒慨然上書想賈誼

按陸君所見與包君略同皆恐禁銀爲害耳蒙所以不欲以銀爲幣者蓋謂數年之後鈔既盛行則銀已畢萃於上若復散之於下而以爲幣則是自妨其鈔法若積而不散則又同於棄地故散之民間使爲器皿聽其貿買比於金珠寶玉則亦於民無損而有利矣且既欲禁打造銅器則貧者當代以錫富者當代以銀器皿之說

弗可易也

上顧南雅先生書

塗以爲當世言經濟者其事不一而莫切於理財理財尤以行鈔爲急務昔人言不加賦而國用足司馬公非之而李忠定是之苟行鈔幣則眞可減賦而用足矣塗爲之援古證今反覆辨論著爲芻言其理甚易明其事甚易行而世人疑焉非以塗之庸駑陋劣不足以自重其言耶昔鬷蔑一言叔向譽之而顯左思三賦元晏序之而行閣下公忠剛直今之叔向也文章德望今之元晏也獨以鄙見爲是而許爲至言則眞當世知己矣惟望舉而告之當道夫塗豈欲如鬷蔑左思博無益之虛名哉亦謂居高位者萬

一能奏請行之則卜走三十年持論亦有濟於人不徒爲紙上空談矣況子敦新著私議以足不出戸之書生歴舉萬里外之地形瞭如指掌叢故列之欲使京師中知有此人以爲天下讀書者勸其論屯田之法與閣下奏疏之意不謀而合蓋閣下從實心體國而來子敦從鋭志考古而得人心之理本同宜其論議之符也然屯田之行不獨在難得其人而難於錮目前數十萬之帑金收效於四五年之後得鄙說而用之庶其易乎閣下以爲何如也

與李禾叔中翰書

拙著鈔幣芻言閣外人尚有議之者甚矣習俗之難悟也惟閣下高才卓識許以爲可則眞並世桓譚矣然尚恐習

閭衆論或不免於行鈔之疑請更爲閣下陳之有謂行鈔則目前雖利而後必有害者夫如僕之說小鈔費本一百文而值一貫是行一小鈔而朝廷獲九倍之利也大鈔費本五十千文而值一千貫是行一大鈔而朝廷獲十九倍之利也中鈔更有等差其利之厚如是則分之以與官者去其一分之以與民者去其一分之以與胥吏者又去其一而朝廷之利尚無涯也此外三十大利務言中已具之其所謂害不過恐其私造速朽則防弊之法務言中又具矣且事之有利有害常也車有覆舟有溺不聞因此而廢舟車之用則知事當權其輕重不可慮小害而忘大利而況其害之無不可防乎有謂人非君子其法不可行者夫天

下義勸君子而利誘小人王安石之青苗主於利國而不爲民與胥吏計故非君子則不可行朱子之社倉主於利民而不爲官與胥吏計故非君子亦不可行若唐劉晏運糧之法造船之費止五百金而給以千金則上下交利人心喜悅苟守其法千載不變無人不可行也今鈔法務使人人均受其利正祖劉晏之術又安有不可行乎有謂足財在於重農節用而不在行鈔者夫欲重農莫如墾荒減賦此二者誠美事也然欲興水利而墾荒非行鈔則貲本何在欲淸漕弊而減賦非行鈔則經費何從是行鈔乃重農之本也且天下惟足財而後可言節用節用所以保富若徒言節用則白圭二十取一孟子之所深斥也夫書不

盡言不盡意流俗之疑願閣下助我闢之

答王亮生書　　包世臣

亮生先生閣下都中由淵甫得讀大著欽佩之至闢至浙滿擬必得奉教而以秋賦相左想何子貞兄弟能達此悃也春間手教下賁渙若發蒙而無便奉覆行鈔之說弟於酉年痛發此議惟未有成書及讀尊刻徵引詳確是以樂得同志唯鄙意稍有殊異曾屬淵甫轉達不知有可採及否也鄙意以為鈔既以紙為之必先選紙近高麗鏡面及倣鄉貢宣皆至精好宜先徵兩處好匠合為之鈔兩匠徵至使中官領之商和合之法使中人學之而終身給兩匠不使出製成先蓋印發紙式於直省徧行曉諭使民人先

識紙式作偽者無所用力乃製鈔式或以五百文起數或以千文起數或以五十千止或以百千止斷不可更大不及數者以銀行奇零者以錢行銀錢湊數者各從其便銀從錢價不拘一文一釐之例行之稍久銀自消退矣近世貴人富商多藏銀若與禁絕則貴富知其不利也舊其啓吾閣下豈能與爭可否哉其行之必自上始未議行先議收收之以現行捐例為最妙凡上兌非鈔不行先赴局買鈔捐數以錢起算銀亦照時價勿以例價累捐生州縣徵解錢糧關稅徵收皆收鈔非鈔不行不過一年民心趨於鈔矣然後將一切捐輸之事停止是富國利民之無上妙諦也閣下更欲增補前人成說以求備是亦甚善成時望

寄示數冊小兒赴白門命其晉謁伏乞不吝賜教也

包君此書眞可謂通達時務其與鄙意稍殊者鈔以百十爲止按前人行鈔千百貫之鈔與一二貫之鈔同用虛薄易爛之紙是以大鈔最爲病民若大鈔務極精緻與小鈔工本式樣懸殊則大鈔尤可寶貴雖造至千貫可也其欲以銀湊數與錢田間之論滿五十兩方用銀者卻反而俱有深意未嘗不可行然鄙意更欲鑄當百當十之錢則自不必以銀湊數矣至論禁銀之不可雖三尺童子皆知其然但鄙人之所謂禁銀者不禁之於方行鈔法之時而第預懸其禁於五年或十年之後又不禁其爲器皿以賣買而第禁其爲幣則貴人富商當

亦其知其利而不至犯其所忌矣。

除鴉片烟議寄張亨甫

予友張君謂每歲海船市鴉烟者必得銀累千萬而去中國之大害莫過於此建議欲令官爲發行定價而收其稅嚴禁私賣則夷人無所牟利而自止張君親悉海關情弊故立論如此然竊以爲未盡也夫既不能禁其來亦安能禁其私賣中國之人既嗜之官雖爲之定價必有私增其價以冀其來者利之所在非嚴刑峻法所能止也夫鴉片之行非一日則去之亦當以漸今若欲使外洋之人無所取利則惟有行鈔耳行鈔則民間之銀皆以易鈔外洋雖載烟來易我鈔去而不爲彼國所用則彼將不禁而自止

外洋之烟不來然後嚴禁中國之自種不使良田化而爲烟土則流毒庶可息矣嗚呼此行鈔又爲去鴉片烟之第一妙法也張君其以爲然否

先君子深亭先生授徒山中講求有用之學不孝塗與弟仲鑒夙承庭訓鈔幣之議發於先君子不孝因竭其三十餘年之心力纂輯成書皆經先君子所指授乃鳩工刊刻未蕆而先君子遽捐館此痛奚有極耶惟泣血奠於先靈用求冥鑒而已道光丁酉二月不孝塗識